

歸

潛

志

一

劉
祁
撰

中
華
書
局

歸潛志序

余生八年去鄉里。從祖父游宦于大河之南。時南京爲行宮。因得從名士大夫問學。不幸弱冠而先子歿。其後進于有司。不得志。將歸隱于太皞之墟。一旦遭值金亡。干戈流落。由魏過齊。入燕。凡二千里。甲午歲。復于鄉。蓋年三十二^{一作三}矣。因思向日二十餘年間。所見富貴權勢之人。一時烜赫如火烈烈者。迨遭喪亂。皆煙消灰滅無餘。而吾雖貧賤一布衣。猶得與妻子輩完歸。是亦不幸之幸也。由是以其所經涉憂患。與夫被攻劫之苦。奔走之勞。雖飯疏飲水。囊中無寸金。未嘗蒂諸胸臆。獨念昔所興交游。皆一代偉人。今雖物故。其言論談笑。想之猶在目。且其所聞所見。可以勸戒規鑒者。不可使湮沒無傳。因暇日記憶。隨得隨書。題曰歸潛志。歸潛者。予所居之堂之名也。因名其書。以誌歲月。異時作史。亦或有取焉。歲乙未季夏。之望。渾源劉祁京叔自敘。

歸潛志卷第一

金海陵庶人讀書有文才爲藩王時嘗書人扇云大柄若在手清風滿天下人知其大志正隆南征至揚揚望江左賦詩云屯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峯其意氣亦不淺

宣孝太子世宗子章宗父也追諡顯宗好文學作詩善畫人物馬尤工迄今人閒多有存者

章宗天資聰悟詩詞多有可稱者宮中絕句云五雲金碧拱朝霞樓閣崢嶸帝子家三十六宮簾盡捲東

風無處不楊花真帝王詩也命翰林待制朱瀾侍夜飲詩云夜飲何所樂所樂無喧嘩一云所樂三杯淡

醴醪一曲冷琵琶坐久香成穗夜深燈欲花夜深一作夜闌陶陶復陶陶醉鄉豈有涯聚骨扇詞云幾股湘江

龍骨瘦巧樣翻騰疊作湘波皺金縷小鈿花草闌翠條更結同心扣一作金殿日長承宴久招來暫喜

清風透忽聽傳宣須急奏輕輕褪入香羅袖又擘橙爲軟金盃詞云風流紫府郎痛飲烏紗岸柔軟九

回腸冷怯玻璃盃一作纖纖白玉葱分破黃金彈借得洞庭春飛上桃花面嘗爲鐵券行數十韻筆力

甚雄又有送張建致仕歸弔王庭筠下世詩具載飛龍記中

豫王允中世宗第四子也好文善歌詩有樂善老人集行於世

密國公瑋按金史本名壽孫世宗賜名字仲寶按金史字仲寶一字子瑜世宗之孫越王允常之子也幼有俊才能詩工書自號樗

軒居士宣宗南渡防忌同宗親王皆有門禁公以開府儀同三司奉朝請家居止以講誦吟詠爲樂時

時潛與士大夫唱酬，然不敢彰露。正大間，余入南京，因訪僧仁上人，會公至，相見欣然，其舉止談笑，真一老儒，殊無驕貴之態。後因造其第一室，蕭然，琴書滿案，諸子環侍，無俗談，可謂賢公子矣。乃出其所藏書畫數十軸，皆世閒罕見者。後余適陳，送以二詩，甚佳。又爲予先子集作後序。一時文士如雷希顏、元裕之、李長源、王飛伯皆遊其門。飛伯嘗有詩云：「宣平坊裏榆林巷，便是臨淄公子家。」寂寞畫堂豪貴少，時容詞客聽琵琶。蓋實錄也。天興初，北兵犯河南，公已臥疾，予候之，因論及時事。公曰：「敵勢如此，不能支，止可以降。全吾祖宗，且本邊塞如得完顏氏一族歸我國中，使女直不滅，則善矣。餘復何望爾？」後數月薨。按元好問所作如菴詩文序，瑤以天興王辰五月薨，春秋六十一。五子幼曰守禧，字慶之，年少亦有俊才，作詩與字畫亦可喜。狀貌白皙，丰神秀徹如仙人。公特鍾愛，嘗會予指其書畫曰：「將以付斯人。」公薨，崔立之變，皇族皆聚於禁中，將北遷，慶之病死。年未三十，公平生詩文甚多，晚自刊其詩三百首，樂府一百首，號如菴小藁。趙閑閑序之行於世，其佳句有聞閑閑再起爲翰林云：「蓮燭光中久廢吟，一朝超擢容恩深。四朝耆舊大宗伯，三紀聲名老翰林。人道蛟龍得雲雨，我知麋鹿強冠襟。寶巖崆谷西窗夢，不信秋來不上心。」又過胥相墓云：「亭亭華表立朱門，立中州集作映始信征南宰相尊。征南、中州集作征西下馬讀碑人不識，夷山高處望中原。甚有唐人遠意，又絕句：「孟津休道濁于渾，若過承平也敢清。河朔幾時桑柘底，只談王道不談兵。」不可謂無志者也。

趙學士秉文，字周臣，磁州滏陽人。少擢第。按金史，大定二十五年進士。作詩及字畫有名。王庭筠子端薦入翰林，因言

事忤旨外補。後再入館爲脩撰待制。轉禮部郎中。出典奇嵐。平定。寧邊三郡。南渡爲直學士。遷侍讀。拜禮部尙書。致仕。再起爲禮部。改翰林學士。天興改元夏五月卒。按元本夏四月卒。考元遺山撰墓志云。卒于五月十二日。予家有閑閑手書詩一卷。後遺山歿。亦云五月十一日下世。今據以改正。年七十三。按金史本年七十四。公幼年詩興書皆法子端。後更學太白。東坡。字兼古今諸

家學。及晚年書大進。詩專法唐人。魁然一時。文士領袖。壽考康寧。爵位士大夫罕及焉。性疎曠。無機鑒。治民鎮靜。不生事。在朝循循無異言。家居未嘗有聲色之娛。夫人卒。不再娶。斷葷肉。麤衣糲食。不卹也。酷好學。至老不衰。後兩目頗昏。猶孜孜執卷鈔錄。上至六經。解外至浮屠莊老醫學丹訣。無不究心。其所著有太元解。老子解。南華指要。滄水集外集。無慮數十萬言。自號閑閑居士云。

李翰林純甫字之純。宏州襄陰人。祖安上。嘗魁西京進士。父采。仲文。卒于益都府治中。公幼穎悟異常兒。初爲詞賦學。後讀左氏春秋。大愛之。遂更爲經義學。踰冠一作始擢高第。按金史。承安二年經義進士。名聲煒然。爲

文法莊周左氏。故其詞雄奇簡古。後進宗之。文風由此一變。又喜談兵。慨然有經世志。泰和南征。兩上疏策其勝負。章宗咨異。給送軍中。後多如所料。宰執奇其文。薦入翰林。及北方兵起。又上疏論事。不報。宣宗南渡。再入翰林。時丞相尤虎高琪擅權。擢爲左司都事。公審其必敗。以母老辭去。俄而高琪誅死。識者智之。再入翰林。連知貢舉。正大末。由取人踰新格。出倅坊州。未赴。改京兆府判官。卒于南京。年四十七。公爲人聰敏。於學無所不通。少自負其才。謂功名可俯拾。作矮柏賦。以諸葛孔明。王景略自期。由小官上萬言書。援宋爲證甚切。當路者以迂闊見抑。士論惜之。中年度其道不行。益縱酒自放。無仕進

意得官未嘗成考。旋即歸隱居。間與禪僧士子遊。惟以文酒爲事。嘯歌袒裼。出禮法外。或飲數月不醒。人有酒見招。不擇貴賤必往。往輒醉。雖沈醉亦未嘗廢著書。至于談笑怒罵。燦然皆成文理。天資喜士。後進有一善。極口稱推。一時名士皆由公顯于世。又與之拍肩。爾汝忘年齒相歡。教育撫摩。恩若親戚。故士大夫歸附。號爲當世龍門。嘗自作屏山居士傳。末云。雅喜推借後進。如周嗣明。張穀。李經。王權。雷淵。余先子姓名。宋九嘉皆以兄呼。而居士使酒玩世。人忤其意。輒嫚罵之。皆其志趣也。其自贊曰。軀幹短小而芥視九州。形容寢陋而蟻虱公侯。語言蹇吃而連環可解。筆札訛廢而挽回萬牛。寧爲時所棄。不爲名所囚。是何人也。邪。吾所學者。淨名莊周。晚自類其文。凡論性理及關佛老二家者。號內藁。其餘應物文字。如碑誌。詩賦。號外藁。蓋擬莊子內外篇。又解楞嚴金剛經。老子。莊子。又有中庸集解。鳴道集解。號爲中國心學。西方文教數十萬言。嘗曰。自莊周後。惟王績。元結。鄭厚。與吾此其所學也。每酒酣。歷歷論天下事。或談儒釋異同。雖環而攻之。莫能屈。世豈復有此俊傑人哉。(附錄)重修面壁庵記。○大金興定六年二月屏山居士李純甫撰。

屏山居士。儒家子也。始知讀書。學賦以嗣家門。學大義以業科舉。又學詩以道意。學議論以見志。學古文以得虛名。頗喜史學。求經濟之術。深愛經學。窮理性之說。偶於元學。似有所得。遂於佛學。亦有所入。學至於佛。則無可學者。乃知佛即聖人。聖人非佛。西方有中國之學。中國無西方之書也。吾佛大悲。皆如實語。發精微之義於明白處。索元妙之理於委曲中。學士大夫。猶畏其高而疑其深。認爲怪誕。詬爲邪淫。惜哉。龍宮海藏。琅函貝葉。無慮數千萬言。頂之而不觀。目之而不解。且數百年老師宿德。又各執其所見。裂於宗乘。汨於義疏。吾佛之意掃地矣。悲夫。梁晉通中。有菩提達摩大士自西方來。孤唱教外別傳之旨。豈吾佛教外復有所傳乎。特不泥於名相耳。真傳教者非別傳也。如有雅樂。非本色則不成宮商。如有甲第。非主人則不知戶庭。自師之至。其子孫偏天下。多魁閣諸落之士。碩大光明。表表可紀。劇談高論。逕造佛心。漸于義學沙門。波及學士大夫。潛符密契。不可勝數。其著而成書者。清涼得之以疏華嚴。圭峯得之以鈔圓覺。無盡得之以解法華。頤濱得之以釋老子。吉甫得之以注莊子。李翱得之以述中庸。荆公父子得之以論周易。伊川兄弟得之以訓詩書。東萊得之以讀左氏。無垢得之以說語論孟。使聖人之道。不墮

於寂滅。不死於虛無。不縛於形器。相爲表裏。如符券然。雖狂夫愚婦。可以立悟於便旋顧盼之頃。如分餘燭。以燭冥室。顧不快哉。道冠儒履。皆有大解脫門。翰墨文章。亦爲游戲三昧。此師之力也。新學晚生。愧無以報。今園少林主人志隆。命其侍者海淨問訊屏山曰。照了居士王知非。暨劉善薩。并其徒諸道人重修而壁。既已落成。請記其歲月。時大金興定四年中元之前一日也。隨喜之餘。又洗手焚香而爲之贊曰。元關未啓。玉鐐空苦。靈臺未洗。金鏡塵。纖牛穿鼻。石女懷胎。孰爲具眼。鼻祖西來。舟行萬里。禪心如灰。壁觀九年。梵音如雷。不成而戒。不齊而禪。一衣鉢。五葉花開。或杖或拜。或嘆或舞。皆欬揚眉。聚呬率武。或咄或嘆。或吟或贊。柏樹藥欄。燈籠露柱。彈指張弓。吹毛擊鼓。跌宕形容。運庭音韻。太漫汗中。別離淪處。有者箇在。又怎麼去。津津可口。如甘露漿。巖然入骨。如薔薇香。如發管鑰。如施印章。金仙海藏。同時放光。竊喜糟粕。食吾糞。粉澤孔孟。刻畫老莊。入萬四千清涼道場。屏山談破。誰敢承當。○按。屏山文字。傳世絕少。偶從碑本錄附。以見一斑。

雷翰林淵字希顏

按中州集別字季默

應州渾源人與余同里閭且姻家也父思西仲名進士仕至同知北京轉運

司註易行于世公幼喪父以孤童入太學讀書晝夜不休雖貧甚不以介意

按金史希顏四仲季子庶

齒七歲乃發憤從李屏山遊遂知名俄中高第調涇州錄事坐高庭玉獻臣之獄幾死後改東平遷東

入太學讀書

按中州集別字季默

阿合授徐州觀察判官興定末召爲英王府文學

英王中州集作荆王按金史宣宗第二子守純本名盤

年始進封荆王則興定末當稱俄入翰林爲應奉拜監察御史言五事稱旨又彈劾不避貴臣出巡郡

邑所至有威譽凡姦豪不法者立箠殺之坐此爲小人所訟罷去

按淵在蔡州杖殺五百人時號雷

爲太學博士南京轉運司戶籍判官遷翰林修撰一夕暴卒年四十八

按道山集希顏墓誌云年四十六

氣爲文章專法韓昌黎尤長于敘事詩雜坡谷喜新奇好收古人書畫碑刻藏于家甚富喜結交凡當

途貴要與布衣名士無不往來居京師賓客踵門未嘗去舍後進經公品題以爲榮家無餘貲及待賓

按道山集希顏墓誌云年四十六

客豐腆甚莅官喜立名初登第攝令遂平一邑大震嘗筇州魁吏州檄召不應罷去後凡居一職輒震

耀亦坐此仕不達。然士論未嘗不壯之。嘗爲文祭高公獻臣。其詞高古。一時傳誦。王于尺牘。辭簡而甚文。朋友得之。輒以爲珍藏。發書頃刻數十軸。皆得體可愛。在館與諸同年友制辭。皆摘其不及以箴之。如誥商衡平叔云。將迎間有。亦須風節之自持。誥聶天驥元吉云。讀書大可益人。宜勤講學。少年賦松菴詩曰。菴中偃臥龍。閱世鬚髯古。人天共護持。半夜起風雨。過華山。懷陳希夷云。五季乾坤半晦冥。先生有意俟澄清。駒駒四十年來睡。開眼東方日已明。又梅影云。維摩丈室冷于冰。千劫蕭然無盡燈。天女散花愁不寐。夜深高髻影鬢髻。人皆傳之。初善李屏山。後善馮公叔獻。後善高公獻臣。最後善趙公周臣。陳公正叔。早與余先子交。嘗同鄉校。同太學。後同朝。先子歿。公寄挽詩有云。鄉校連裾春誦學。上庠同榻夜論心。余因請爲墓誌。迄今予家有公書簡甚多也。善飲啖。未嘗見大醉。酒間論事。口吃而甚辯。出奇無窮。此真豪士也。

宋翰林九嘉字飛卿。夏津人。少遊太學。有詞賦聲。從屏山遊。讀書爲文有奇氣。與雷希顏。李天英相埒也。

至寧初。擢高第。歷闕中四邑。以能稱。按金史。四邑爲藍田、高陵、扶風、三水。召補省掾。爲當軸者所忌。求去。已而爲延安

帥府所辟。充經歷官。召爲南京右巡院使。風采甚著。以不能事權要。罷官。俄入翰林爲應奉。得風疾。引

去。遭亂北還。道病歿。按中州集云。正大中。病失音。廢居。歿于癸巳之禍。年未五十。士大夫惜之。飛卿爲人剛直。英邁不羣。能政

能文。甚爲時望所屬。不幸中以病廢。哀哉。初召至南京。時屏山亦在。予每從之遊。亂後。予居八仙館。與

飛卿相邇。日相見。屬和其詩。猶在予囊中。少時題太白泛月圖云。江心月影盡一掬。船頭杯酒盡一吸。

夜深風露點宮袍。天地之間一李白。可想見其意氣也。文辭簡古。法宋祁新唐書。惜乎爲吏事所奪。不多著。性不喜佛。雖從屏山遊。常與爭辯。在關中時。因楊煥然赴舉。書與屏山薦之曰。煥然佳士。往見吾兄。慎無以佛老乃慢之也。二句似有脫誤。屏山持之示交遊。以爲笑。其後西行。予以序送之。備論其守道不回。今茲云亡。豈復見此挺特之士乎。按中州集云。飛卿不喜佛法。自言平生有三恨。一恨佛老之說。不出于孔氏。有淵明挽不來。蓋自況耳。

歸潛志卷第二

李經天英錦州人少有異才入太學肄業屏山見其詩曰眞今世太白也盛稱諸公閒由是名大震字畫亦絕人再舉不第拂衣歸南渡後其鄉帥有表至朝廷士大夫識之曰此天英筆也朝議以武功就命倅其州後不知所終天英爲詩刻苦喜出奇語不蹈襲前人妙處人莫能及號無塵道人題太眞圖云君前欲拜還未拜花枝無力東風羞又夜雨云燈火萬家夜蕭蕭簾下聲晚望云夕陽萬里眼人立秋黃中夜起云夜半不得月河漢空星辰又步雲意云一片崑崙心夕陽小煙樹又四言云老峯疊雲壁立挽秀林陰灑雨蒼蒼玉鬪虛明滿鏡夜氣成晝此其詩體也

張穀伯玉許州人伯英運使弟也少有俊才美丰姿髯齊于腹爲人豪邁不羈奇士也初入太學有聲從屏山遊與雷李諸君及余先子善雅尙氣任俠不肯下人再舉不中遂輟科舉計居許之鄆城有園囿田宅甚豐日役使諸姪治生事而已則以詩酒自放偃然爲西州豪俠魁邑令過使皆下之喜稱人善交遊有患難極力挈扶俗子少不愜意輒嫚罵年四十餘不娶有一妾因小過以鐵簡殺之嘗衣紫綺裘半醉坐堂上人望之如神迨酒酣興發引紙落筆往往有天仙語後病腦疽死年未五十麻九疇知幾爲文以祭辯其爲人大略少時與屏山飲燕市有詩云日日飲燕市人人識張鬚西山晚來好飲酒不下驢又云昨日上高樓西山翡翠堆今日上高樓西山如死灰想見屏山老療飢西山隈餐盡西山

色高樓公崔嵬。又賦古鏡云。軒姿古鏡黑如漆。錦華鱗皴秋雨澤。人以爲不減李長吉云。

周嗣明晦之。真定人。叔昂德卿名士。文章氣勢。一時流輩推之。屏山最愛之。嘗曰。若德卿操履端重。學問淳深。真韓歐輩人也。晦之爲人有學。長于議論。自號放翁。屏山嘗與作眞贊。與雷宋張李輩頡頏。同余先子擢第。後從其叔北征。在軍中軍敗。父子俱縊死。屏山贊談晦之序也。屏山送李天英詩云。髯張元是人中龍。喜如俊鶻盤秋空。怒如怪獸拔枯松。按二如字。別本俱作時。更著短周時緩頰。智囊無底眼如月。斫頭不屈面如鐵。一說未終復一說。勍敵相阨已鏖鋒。二豪同運又連衡。屏山直欲樹降旗。那得人閒有阿英。阿英魁奇天下士。筆頭風雨三千字。醉倒謫仙元不死。時借奇兵攻二子。可想見三人者也。

王權士衡。真定人。又名之奇。從屏山遊。屏山稱之。爲人跌宕不羈。喜功名。博學無所不覽。酣飲放歌。人以爲狂。屏山爲作狂眞贊。與余先子同年進士。然仕宦連蹇。晚召入朝。爲部勾當官。俄辟爲縣令。未赴家。魯山爲縣吏所辱。憤惋發疾死。貞祐初。余先子攝許州幕。時屏山二張伯英。伯玉。雷魏諸公皆在焉。日會飲爲樂。忽高公獻臣將赴河南。來過諸公詣之。及夕。獨希顏。士衡留宿。高旣去。未幾。爲主帥所誣。陷以有異志。逮捕諸黨。與符下潁川。械二公赴洛獄。撻掠萬端。會赦。力得免。然自茲士衡無仕進之意矣。麻九疇知幾。初名文純。易州人。按中州集云。莫州人。幼穎悟。善草書。按金史。三歲識字。七歲能草書。作大字有及數尺者。能詩。號神童。旣長。入太學。刻苦自勵。爲趙閑閑。李屏山所知。南渡後。居鄆蔡。閒入遂平。西山讀書。爲經義學。精甚。與定未試。開封府詞賦乙。經義魁。再試南省。復然。聲譽大振。南都婦人小兒皆知名。及廷試。以誤紉。士論惜之。已

而隱居。不爲科舉計。正大初。門人王說。王采荅俱中第。上以其年幼。怪而問之。具知知幾爲師。近臣言其有才學。平章政事侯公摯。翰林學士趙公秉文俱薦之。特召。賜進士第。盧臨勝以病不拜官。告歸。病已。赴調。授太常寺太祝。俄入翰林。復以病去。居郾久之。北兵入河南。天興元年知幾挈其孥入確山避亂。後

復出。爲兵士所得。驅之北邊。至廣平病死。按金史。年五十九。知幾爲人耿介清苦。雖居貧。不妄干求。卓然以道

自守。然性隘狹。交遊少不愜意。輒怒去。蓋處士之剛者也。初因經義學易。後喜邵堯夫皇極書。因學算

數。又喜卜筮射覆之術。晚更喜醫方。與名醫張子和遊。盡傳其學。爲文精密巧健。詩尤奇峭。妙處似唐

人。嘗作透光鏡篆韻詩。按二詩載中州集。人爭傳寫。後以避謗。畏時忌。持戒不作詩。益潛心爲易學。與張伯玉宋

飛卿雷希顏李欽叔及余先子善。先子初攝令郾城。日與唱酬爲友。後知幾試開封。先子爲卿史監試。

而王翰林從之。李翰林之純。爲有司。因相與讀舉子之文。見其有雄麗者。相謂曰。是必知幾。因擢爲魁。

已而果然。士林以得人相賀。晚景爲趙閑閑所知。有送麻徵君序并詩云。

辛愿敬之。河南人。按金史。福昌人。自號女几野人。又號溪南詩老。幼嗜書苦學。坐環堵數年。由是六經百家無不

通貫。喜作詩。五言尤工。人以爲得少陵句法。平生不爲科舉計。且未嘗至京師。書然中州一逸士也。爲

人質古。不嫺世事。麻條草屨。或倚杖讀書。市中人訝之。亦不卹。嘗謂王鬱飛伯曰。王侯將相世所共嗜

者。聖人有以得之。亦不避。得之不以道。與夫居之不能行己之志。是欲澡其身而伏于廁也。此言他人

難聞。子宜保之。此可見其志趣也。貞祐初。先子主長葛簿。敬之素不識。聞其名來謁。相得甚懽。及別。厚

贈之歸而買牛使其子躬耕以自給居女兒山下往來長水永寧間惟以吟詠講誦爲事朝士大夫願交而不得也正大中先子令葉復來遊後歸洛下病歿有詩數千首常在行囊中其佳句有云院靜寬留月窗虛細度雲又鶯銜晚色啼深樹燕掠春陰入短牆又波搖朗月浮金鏡嶺隔華星斷玉繩又箕山潁水春風裏喚起巢由共一杯又黃綺暫來爲漢友巢由終不是唐臣真處士詩也

趙宜祿宜之忻州人幼舉童子第及壯病目失明自號愚軒居士高才能詩其所讀書皆自少時不忘居

西山下止以吟詠爲樂名士無不與遊趙李諸公甚重之屏山嘗賦愚軒云我雖有眼不如無安得恰似愚軒愚後病歿有愚軒集其題嵩陽歸隱圖云嵩陽一作嵩山風煙萬頃一椽茅一作一椽邱壑端能傲市朝

窈窕雲山三兔穴飄飄風樹一鳩巢本來無取亦無與只合自漁還自樵三十六峯俱可隱願從君後不須招送辛敬之云李白久矣騎長鯨後五百歲之純生

史學學優河南人按中州集延安人昆弟三人兄才長亦知名學優之學長于史傳地理工詩絕句殊妙年五十

擢南省魁後中廷策得主武陽簿頗有政聲再辟盧氏令病卒與定未與余同試于廷始識之中夜棘闌談至旦後先子令葉學優復來游先子歿學優寄挽詩未幾亦下世有詩數百首其七夕云箱牛回馭錦機開天上悲歡亦夢閒月夜凭肩人不見蕭蕭風葉滿驪山又絕句石壁城頭夜斬關軟紅塵底曉催班道人一笑那知此門外清溪屋上山又哭屏山云張侯新作九原人玉伯梁子今爲戰血塵涇仲

父四海交游零落盡白頭扶杖哭之純

李獻能欽叔，河中人。先世以武功顯，仕至金吾衛上將軍。時號李金吾家。追欽叔昆弟，皆以文學有名。從兄欽止獻卿，先擢第，繼以欽叔。又繼以仲兄欽若，獻誠從弟。欽用獻甫，故李氏有四桂堂。欽叔苦學，博覽無不通，尤長于四六。南渡，擢南省魁，復中宏詞。按金史：貞祐三年，特賜詞賦進士，廷試第一人，宏詞優等。遂入翰林，爲應奉。考滿，再留，出爲鄜州觀察判官。再入，遷脩撰。正大末，授河中帥府經歷官。北兵來攻，軍敗奔陝。又爲陝府經歷官。天興改元，陝亂見殺。年四十三。欽叔爲人眇小而黑色，頗有髯，善談論，每敷說今古，聲鏗亮可聽。作詩有志于風雅，又刻意樂章。在翰林應機敏捷，號得體。趙閑閑、李屏山嘗曰：李欽叔天生今世翰林材，故諸公薦之，不令出館。嘗謂人云：吾幼夢官至五品，壽不至五十，後竟如其言。異哉！按金史：家故饒財，師無以自資，其母素豪奢，厚于自奉，小不如意，則必詞。人視之殆不堪憂，獻能處之自若也。人以純孝稱之。

冀禹錫京父，惠州龍山人。幼聰敏，絕倫。年十九，擢大興魁，入太學，有聲。弱冠登高第，時雷希顏、宋飛卿皆同榜，號爲得人。京父入仕，以能稱。遇事風生，老吏莫及。初主沈邱簿，以年少喜交游，飲酒，遂爲其令所乘，坐廢。再調考柘二城，皆主簿。又以治聞，由前過，終不得京官。朝士屢薦之，爲當途者所沮。居閒日，與諸公宴游，蒙昭雪，得扶風丞。因客睢陽，爲行樞密院辟，爲都事。末帝東遷，擢爲應奉翰林文字，充尙書省都事。蒲察官奴之變，與宰相李蹊同見殺。按按中州集云：官奴之變，自投水中。年四十三。京父少年作詩，鍛鍊甚工，寫畫亦勁健可喜。其贈先子詩有云：忠策萬言憂國獻，好詩千首課兒鈔。又哭先子云：大才自古無高位，吾道何人主後盟。又醉鄉廣大寬留地，仕路崎嶇小作程。聞誅高琪，詔下寄鼎元吉云：開函喜讀故人

書四海窮愁一豁無。見說帝庭新殢餘。逆知天意欲亡吳。兩宮日月開明詔。萬國衣冠入坦途。莫向新亭共因泣。中興豈止一夷吾。散文亦精綴。嘗作余先子哀詞。雷丈希顏善之。

王渥仲澤。後名仲澤。太原人。家世貴顯。少游太學。有詞賦聲。屢中高選。南渡後。擢第。爲時帥奧屯邦獻完顏斜烈所知。故多在兵間。後辟令寧陵。有治迹。召爲省掾。因使宋至揚州。應對華敏。宋人重之。回爲太學助教。充樞密院經歷官。俄遷右司都事。稍見信用。天興改元。從赤盞合喜提兵出援武仙。鄭州西遇北兵大戰。歿于陣。性明俊。不羈。博學無所不通。長于談論。使人聽之忘倦。工尺牘。字畫適美。有晉人風。作詩多有佳句。其過潁亭云。九山西絡煙霞去。一水南吞澗壑流。賓主唱酬空翠琰。干戈橫絕自滄洲。又贈李道人云。簿領沈迷嫌我俗。雲山放浪覺君賢。又潁州西湖云。破除北客三年恨。慚愧西湖五月春。又過龍門云。詩成一大笑。浩浩洪波東。

李汾長源。先名讓。字敬之。太原人。

按金史。太原人。原平晉人。

少游秦中。喜讀史書。覽古今成敗治亂。慨然有功名心。工于

詩。專學唐人。其妙處不減太白。崔顥爲人尙氣。跌宕不羈。頗褻躁。觸之輒怒。以是多爲人所惡。嘗以書謁行臺。晉相國鼎。皆未之禮也。長源後投以書。盡發晉過惡。皆大怒。然以其士人容之。元光間游梁。舉進士。不中。能詩聲一日動京師。諸公辟爲史院書寫。時趙閔閑爲翰林。雷希顏。李欽叔皆在院。長源不少下之。諸公怒。將逐去。亦不屑。後以病日免歸。復入南京。上書言時事。不報。出客唐鄧。會北兵入境。恆山公武仙署爲掌書記。在軍中。金國亡。長源勸仙歸宋。未幾。爲仙麾下所殺。年未四十。哀哉。按金史。仙與參知政事。

完顏思相烈異同。頗謀自安。懷份言論。欲除之。份覺。通秘陽。仙令韓帥王德追獲之。鎖養馬平。絕食而死。

平生詩甚多。不自收集。故往往散落。其再過長安

有云。三輔樓臺失歸燕。上林花木怨啼鵲。空餘一掬傷時淚。暗墮昭陵石馬前。又下第絕句云。學劍攻書事兩違。回頭三十四年非。東風萬里衡門下。依舊中原一布衣。又記時事云。捕得酒泉生口說。衆會勢面哭單于。望少室云。圭影靜涵秋氣老。劍鋒橫倚斗杓寒。夏夜云。鴉銜暝色投林急。螢曳餘光入草深。鶴雀樓云。白鳥去邊紅樹小。斷雲橫處碧山多。樂府歌行。尤雄峭可喜。

李夷子遷後名。字季武。陳郡人。出于兵家。能刻苦爲學。喜讀史書。究古今成敗治亂。尤喜武事。習兵法。擊劍馳射。有志于功名。累舉詞賦。不中。改試經義。復不售。後將棄二科。以武舉進身。無何。陳陷。死年四十二。子遷爲人介特。自守不羣。然尙氣使酒。剛甚。平居循謹。惟恐傷人。既醉。雖王公大人。嫚罵不恤。爲文尙奇澀。喜唐人作詩。尤勁壯多奇語。然不爲鄉里所知。貞祐末。先子爲陳幕。一見喜之。爲延譽。諸公間。後爲麻知幾。雷希顏所重。東方後進。皆推以爲魁。若侯季書。雷伯威。王飛伯。杜仲梁。曹通甫輩。皆以兄事。與余最深。子遷既死。余嘗爲哀詞。道其爲人之詳。平生詩不甚多。不如意輒毀去。嘗賦古鏡。諸公稱之。其詩曰。盤盤古皇州。夢斷繁華缺。一鞭春事忙。耕出墮頭月。土蝕背花暗。蹄泔駭龍蹲。鬚髯殆欲張。不敢著手捫。按中州集云。盤盤古皇州。夢斷繁華缺。一鞭春事忙。耕出墮頭月。土蝕背花暗。蹄泔駭龍蹲。鬚髯殆欲張。不敢著手捫。其篆文云爲。清用文。清日用。溟漠君墓誌。壽堂鎖菱花。引得阿紫家。榛煙夕霏時。幾照拂雙鴉。神物污難久。一日落吾手。壽光閱人多。嘗有此客不。呵呵吾戲云。雅志踵先民。鏡裏春風面。泉下今日塵。九原不可作。哲

歸潛志卷第三

侯策季書，先字君澤，中山人。少不喜學，鬪雞走狗，雄鄉里。南渡後，慨然有爲學心，與一時名士游，盡絕少年事。喜作詩，刻苦向學，自漢魏六朝唐宋人諸集，無不研究。初爲李子遷所知，薦于余先子，亦喜之。王飛伯負其材，素少許可，一見季書詩，卽加敬，爲人任俠尙氣，然修謹無過失，與余交最深。久之居南頓，一云久居陳之南頓家甚貧，遇朋友傾所有共樂。天興改元，陳亂失妻，獨走大梁，詣余，會疾作，數月死。諸朋友爲買棺葬西城，余爲誌其墓，刻石平生詩甚多。同王飛伯唱和南頓，同余唱和梁園，又喜效西崑體，甚有得。其弔一貴人云：歌翻薤露，駕靈遠，門掩秋風，甲第深。又云：峯前雨送閨中夢，樓上雲凝扇底歌。又明月花樓閒玉鳳，秋風桂漏裊銅龍。又九疑湘瑟悲龍竹，子夜秦簫隔鳳樓。又幽鳥弄香花覆地，斷虹沈影水明河。又詠雨云：勢侵書帙湘芸潤，聲入簾旌蠟炬清。又和飛伯云：世事催人南去早，夢魂失路北歸遲。置之唐人集中，誰復疑其非也。

雷瑄，伯威，坊州人。父秀實，亦名進士。伯威博學能文，作詩典雅，多有佳句，時輩稱之。初余過陽夏，聞其名，及一見，傾倒歡甚。後伯威赴葬余先子淮陽，爲誄文雅澹可喜，余以示雷翰林，奇之。已而以家貧母老，爲國史院書寫，秩滿爲八作使，亂後南奔，道爲兵士所殺。年未四十，哀哉！伯威爲人議論刻深，然于文字甚工細，每酒酣談說今古，莫能窮。又欲取奇異功名自喜，亦不羈之士也。其詩多散落，有游龍德宮